



Title	《紅樓夢》の語言藝術：語言剖面試探之一
Author(s)	高, 増良
Citation	大阪外国語大学学報. 1985, 68, p. 1-10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81035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紅樓夢》的語言藝術

—— 語言剖面試探之一^{〈注〉} ——

高 增 良

On Language Arts of the “Red-Chamber-Dream”

GAO Zeng Liang

「四字格」は『紅樓夢』の言語の中で重要な地位を占める。本稿は「四字格」を『紅樓夢』の言語の一断面と見立ててみたが、それは地質学が地層の断面から地層を観察することと同じである。

曹雪芹は事物の特徴を表出する時、環境の特色を描出する時、好んで「四字格」を用いる。小説中の人物の性格や特徴を「四字格」を通して垣間見ることが可能なのである。曹雪芹は人物の心理活動、精神状態および社会の風貌の描写に「四字格」を駆使すると同時に、深い社会的内容を「四字格」に賦与した。

俗に「言は心声なり」と言う。言葉は世相人情を、性格挙止を最も端的に表現するものである。世相人情、性格挙止の描写において、『紅樓夢』中の「四字格」は随分と豊富であり、異なる人物の異なる挙止言語が異なる「四字格」に反映する点は、とりわけ突出した特色と言える。

言語という断面から『紅樓夢』を観察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広角レンズを一つ得たようなもので、『紅樓夢』自身が新たな側面を獲得することになる。そしてこのことによって、『紅樓夢』の芸術的価値、芸術的特色はより大きくより味わい深いものになり、描かれた諸事の本末枝葉や、その曰く曰い難さもより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紅樓夢》語言剖面之一，這裏要談的是指《紅樓夢》中出現的四字格。我們初步統計，僅此剖面，就有五千餘條。從這個詞語數據看，我們感到它既是《紅樓夢》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民族語言寶庫中一筆有價值的財富，屹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獨樹一幟，競呈異彩。

《紅樓夢》中的四字格雖然不能全部代表《紅樓夢》的語言風貌，但如此衆多的四字格，確已顯示出曹雪芹的語言工力與天才，又何況在創作《紅樓夢》過程中，他大量地運用了四字格，使《紅樓夢》在語言藝術，言語風格，民族特點諸方面超越前賢，不同凡響。

本文試圖從語言剖面的角度，對四字格的表現力，談幾點看法。

一・寫景狀物，多用四言。 二・鑄詞煉句，避同求異。 三・文約事豐，美不勝收。

〈注〉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蒙北京語言學院張清常教授，多所指正，來大阪外國語大學後，又蒙中文系系主任相浦果教授，審閱論文原稿，杉村博文助教授將論文提要，譯成日語，在此特向他們表示謝意。

一 寫景狀物，多用四言

觀賞園林之美，必須動靜兩觀相結合，靜寓動中，動由靜出，其變化之無窮，造景之妙，層出不窮。①一景之美，畫家可以不同筆法繪之，文學家可以各種不同角度描繪之，猶如演員行腔，各抒其妙，那宗那派，自存面貌。曹雪芹所作景語，從不泛泛而論，總是隨着文思的展現或情節的需要，自然嵌成，多採用四言表達。如寫大觀園之春景，只用了八個字：“花光柳影，鳥語溪聲。”(25回，P.352)寥寥幾筆，一片春意盎然；寫大觀園之夏景，只見“赤日當空，樹蔭匝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30回，P.425)夏日，晝長夜短，易使人疲，午間小憩，惟蟬聲活躍。春夏兩季的景色，都寫得自然空靈，情景交融。

曹雪芹善于捕捉事物的特徵，點出環境的特色，從而為描寫典型人物提供活動場所方面，寫了不少耐人尋味的景語。黛玉、妙玉都是大觀園裏的嬌客。她們日日生活在風景秀美，環境宜人的園中，一經雪芹之筆點染，則環境特徵突出，人物活動的場所，不言自明。其中描寫最多的是瀟湘館。

請看：

“鳳尾森森，龍吟細細”(26回，P. 365)

“竹影參差，苔痕濃淡”(35回，P. 474)

“陰陰翠潤，幾簾生涼”(35回，P. 474)

作者對綠竹着意刻劃，竹聲，竹影，竹色訴之人的感官，我們再把它與女主人的雅號“瀟湘妃子”聯係起來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幽涼淒清的環境氛圍，自然給人一種高標孤潔之感，這對刻劃女主人黛玉的悲劇性格，是繪聲繪影的生花妙筆。

如果典型環境却能反映出人物的性格，那麼我們就以“瀟湘館”與“櫳翠庵”兩處的焚香——生活中的一個側面，來看黛玉與妙玉的差別。

瀟湘館：“爐裊殘烟，奠餘玉體。”(64回，P. 911)

櫳翠庵：“龕烟猶青，爐香未盡。”(76回，P. 1093)

雖然她們每日焚香消遣時光，但各有特點，黛玉是貴族小姐，檀香一炷，清酒一鍾，為日常生活之情趣一種表現，與她平日孤高自許的性格緊緊相連，這是顯而易見的，不必多說。而妙玉之焚香，佛龕一座，香爐一隻，一望便知為佛事所需，是典型的比丘尼禪門日課的生活寫照，但妙玉却又與一般的尼姑不同。在雪芹筆下，往往是黛、妙互為映照的。黛、妙的結局是悲慘的。我們只要翻閱第七十六回，妙玉的續詩《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中的“露濃苔更滑”“眾惡曉露屯”兩句中的“露”字，再與黛玉句中的“階露團朝菌”的“露”字併讀，“露”字凡三見，由比我們知道黛玉早逝，妙玉遭污，都是與賈家的氣終運盡的命運息息相關。妙玉的續詩，儘管從夜盡曉來的意思上着眼，但終不能如野鶴閑雲，超然物外，反而更加暴露出妙玉原為閨閣名媛的面目；只因不能耐俗，所以不肯諸俗罷了。妙玉自白：“失了咱們的閨閣面目”(76回，P. 1094) 這才是畫龍點睛之語。據此可知，妙玉併非自外於閨閣面目也。何以見得呢？

王夫人請妙玉到大觀園櫳翠庵居住，因為妙玉是官宦小姐②出身高貴③與一般出身微賤，可買可賣的小尼姑不同。妙玉所以要留在大觀園內，恐怕還有其他的原因④。曹雪芹借寶玉之口贊美邢

岫烟的性格爲人，實際上也是稱頌妙玉。⑤

由此觀之，黛玉的“爐裊殘烟，爇餘玉醴”與妙玉的“龜烟猶青，爐香未盡”皆是與人物性格、生活情趣，生平家世等不無關係，看來這兩組四言剖面并非泛泛景語。

當然不是所有的景語，都如前所述，與人物性格、生活情趣、生平身世聯系起來，但有些純屬景語的，雪芹亦喜用四言聯語勾勒，不作細膩的重彩工筆，反而使人覺其輪廓清楚，色調鮮明。

如： 寫池中蓮藕，則“新殘相間，紅綠披離”(67回，P. 955)
 寫秋天的雨，則“雨聲淅瀝，清寒透幕”(45回，P. 630)
 寫月光之色，則“風清月朗，上下如銀”(75回，P. 1079)
 寫落花流水，則“溶溶蕩蕩，曲折縈迂”(17,18回，P. 234)

此外，還有以四言單聯出之的，亦頗能攝住景物之精神，給人以強烈的質感。

如： 寫杏花，則用“噴火蒸霞”(17,18回，P. 231)
 寫佛手，則用“嬌黃玲瓏”(40回，P. 553)
 寫水紋，則用“皺碧鋪陳”(76回，P. 1287)
 寫月光，則用“飛彩凝輝”(1回，P. 14)
 寫柳絮，則用“逐對成毳”(70回，P. 996)
 寫風箏，則用“飄飄搖搖”(70回，P. 999)
 寫花籃，則用“玲瓏過梁”(59回，P. 831)

另外，還有施之于匾題之名的四言單聯，也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俗謂：畫不加題則顯俗，景無摩崖則難明。曹雪芹通過寶玉題的匾額景語，意境別開，超脫空靈，很能顯示出民族風格來。如題瀟湘館，就用“有鳳來儀”，因爲此處的特徵是“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17,18回，P. 228)題稻香村，就用“杏帘在望”，因爲此處“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17,18回，P. 231)題蘅蕪苑，就用“蘅芷清芬”，因爲此處“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顛，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17,18回，P. 234)

擬題怡紅院，就用“紅香綠玉”後來元春將它改爲“怡紅快綠”，是因爲“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兩字在內。”(17,18回，P. 238)這幾處院落，各具特色，以它作爲背景來烘托後來居住的房主人的典型性格是很有意義的。而且這種四言剖面的匾額佳稱能概括出中國園林建築的特色，具有濃厚的東方藝術色彩。

從形式上看，雪芹描繪風物不限于四言單聯或雙聯；比如描寫西府海棠，就連用三聯：

“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17,18回，P. 238)

又如寫山石，就超過四聯以上：

“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17,18回，P. 226)

‘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狀石頭的形貌，‘縱橫拱立’寫石頭堆疊，差落有致，‘苔蘚成斑’寫石頭

上復蓋着綠色植被，‘藤蘿掩映’道出石頭隱約可見的位置，此種布局，層次間隔，典具畫理，頗符合‘遠景烟籠，深岩雲鎖’的美學原則。總之，雪芹在寫景狀物時，多喜用四字格表達，可見四字格的表現力在描寫語言中占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二 鑄詞煉句，避同求異

調遣字面，避同求異，幾乎成了作家們經常遵循的寫作原則。庚辰本第十四回脂批：“詩中知有煉字一法，不期于《石頭記》中多得其妙。”脂批的話是很有見解的。這裏我們比較“壓地飛來”與“壓地銀山。”小說第十四回描寫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止八個字把寧府聲勢壯觀的大殯，合盤托出。如果僅用“浩浩蕩蕩”四字，就顯得抽象，缺少形象感；如果只說“壓地銀山”又過於質實，而少流動感。八個字都用上，恰如脂評所說：“數字道盡聲勢。”小說第十五回，寫鳳姐和寶玉在車上說說笑笑向鐵檻寺駛來，“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躡下來。”“不一時”寫行動之速，鞭絲人影，瞬息即到，“壓地飛來”狀奔馬的氣勢，“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躡下來”寫騎馬人按禮節所定，提前躍身下馬請示。脂批在這裏說：“有氣、有聲、有形、有影。”《紅樓夢》一書中，像這樣鑄詞煉字的佳句還不少。下面我們只舉以一字之差的四字格為例，看看作者在遣詞造句方面的造詣。如：

第五十八回出現了“稱奇道絕”

第十五回中出現了“稱奇道異”

第五十一回出現了“稱奇道妙”

這組剖面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稱奇”，那又為什麼分別地“道絕”、“道異”、“道妙”呢？

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茜紗窗真情揆痴理”。此回如俞平伯先生分析的那樣：以“假鳳”對“真情”（真對假是《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而上句之義已包于下句之中，下句之義即由上句而來。即以虛假的戀愛明真實的感情道理。⑥

雪芹之筆，曲折深隱。稱奇道絕之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從文藝手法看，是作者通過藕官對死去的菂官以及蕊官之間的友誼，即假鳳泣虛凰來表現黛玉死後，寶玉以何等心情娶寶釵，又為何念念不忘黛玉，即‘真情揆痴理’的底蘊。（二）從思想意義看，是作者通過寶玉對藕官的“護庇之情”及“以後斷不可燒紙”，來展示寶玉處處尊重女性和不忘攻擊異端的進步思想。

關於（一）點，讀者可參：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三十三。俞先生剖析深刻。

現在談（二）點。“尋常日常起坐兩個人竟是你恩我愛，常做夫妻”，這顯然是寫藕官與蕊官搞同性戀愛。從前社會的女人深居簡出，既不與一般社會往還，更少與異性接觸的機會，所以女性同性戀的傾向特別容易發展，所謂“閨中膩友”“同盟姊妹”大都帶幾分同性戀的色彩。不過見于文獻記載的卻極少，也為的是深居簡出不易為外人所窺探的一個原因。小說中的藕官、菂官皆操伶業，她們的藝業，正屬於“風流行次”（77回，P. 1113），這反映了乾嘉時代的伶業與相公業兼營的風氣之下的一面側影；事實上在當時，優的地位并不及倡，藕官芳官的歸宿也就可想而知了，加之又在多女性的大觀園的“社會”裏，女子同性戀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藕官失去菂官在精神上是苦悶的，補了蕊官，

實質上等于熄滅了的同性戀火焰，又死灰復燃了。這對藕官來說是莫大的精神安慰。藕官因懷念菡萏，在大觀園內燒紙是違例的行爲，被婆子撞見糾纏，幸遇寶玉護庇，藕官感激由衷，并視寶玉是自己一流的人物。據此可知寶玉并不以公子王孫自居，并通過芳官告訴藕官，“以後斷不可燒紙。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又說：“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教不在虛名。”等語，同樣見出寶玉處處尊重女性，借燒紙爲題攻擊異端，入木三分。

第十五回寫賈寶玉路謁北靜王，北靜王對銜口而生的通靈寶玉，稱奇道異。異就異在，口含寶玉而降生人間，給人以不尋常且富有神秘色彩的感知。《紅樓夢》不止一處贊美寶玉。如，第二回借冷子興之口說道：“不想後來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裏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寶玉。你道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又如第十六回寫秦鐘死時，作者通過衆鬼與都判對話的遊戲文字，有意顯示寶玉的神威，借此調侃人生世態，鋒芒直指那個末世的封建社會。秦鐘魂魄流戀陽壽，肯求鬼判寬緩時限，鬼判不肯循私，“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碍處。”此處庚辰本有幾行側批曰：“寫殺了。”陰間果真如此嗎？當聽到“寶玉來了”時，衆鬼慌了手脚，並抱怨都判說：“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此處庚辰本分別有雙行夾批和眉批：“調侃‘寶玉’二字，妙極。”“世人見‘寶玉’而不動心者爲誰。”這兩條批語真是語語破的。一針見血地戳穿了“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鬼話！實際情況、恰如都判自己所說：“自古人鬼之道都是一般，陰陽并無二理。”（16回，P. 222）又如第二十二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一段，作者借黛玉之口，說出寶玉不尋常之處，黛玉便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22回，P. 308）當然寶玉不能自我標榜，替自己吹噓一番，只得笑道：“誰又參禪，不過一時頑話罷了。”于是黛玉、寶玉、寶釵、湘雲，仍復如舊。

第五十一回寫薛寶琴借歷史題材寫了懷古十絕句，即十個謎語隱含俗物十件，并暗示書中人物的命運或歸宿，寓意深邃，真稱得上構思巧妙，所謂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不能不讓人“稱奇道妙。”

上述三例，如果我們孤立地單看，并不覺得雪芹遣詞造句工力深厚，可是把這組剖面，綜合起來併觀，就會覺得，他們是一字之差，但所具有的內涵和反映的面貌迥然不同，共性之中，還有個性，避同求異，不僅僅是字面的差別，而滲透出雪芹經心意造的工力。

再如同屬描寫宴會，亦要見出細微差別來，第七十五回寫賈珍家宴，在會芳園叢綠堂中：

“屏開孔雀，褥設芙蓉”

第七十一回寫賈母八旬大慶，兩府懸燈結彩：

“屏開鸞鳳，褥設芙蓉”

第六十二回寫寶玉、寶琴、岫烟、平兒在紅香圍過壽，只見：

“筵開玳瑁，褥設芙蓉”

上述三組家宴，均以對偶式四字格作結。乍看這三組四字格聯語，近乎套語排比，細觀之，則各司各業。賈珍家宴之所以“開孔雀屏，設芙蓉褥”，是因為賈珍為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銜，純屬禮制所限。賈母八旬大慶，設在嘉蔭堂中，賈母按品大粧起來，邀請的是皇親附馬，王公，公主，郡主王妃等誥命，皆為有身分地位的國戚親朋，“開鸞鳳屏，設芙蓉褥”，正是賈母身分的表現，亦為禮制所定；至于寶玉，寶琴、岫烟、平兒芳辰小集，屬一般的喜慶家宴，不入禮制，只能是“設芙蓉褥”了。據此可見作者不僅言語準確，禮數上亦遵循于當時制度，這些在《紅樓夢》中自然算不上重點描繪之筆，然作者并非憑空著色，漫作裝點也。

三 文約事豐，美不勝收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任何詞語都在概括，《紅樓夢》中的四字格，概莫能外。所謂文約事豐指的就是詞語的概括能力，誠如俄國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所說：“每一個字都適當其位，用不多幾個字就可以抓住按其容量說必須用很多字才能表達的思想。”⑦《紅樓夢》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我們暫撇開具體的詞語不談；我們這裏以義近的四字格為主要綫索，採取綴語聯珠的辦法，將義近的四字格集中排列起來，就可以發現在同一義類之下，可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趣味：有的四字格則是人人意中之所有而筆中之所無，有的四字格知其事物而不能道其名稱。曹雪芹匠心獨運，從心所欲，因人而異，因事而別，我們集中聯綴，亦可以見出雪芹言語概括工力之深厚，容量內涵之深廣，又可為心知其意而不能出諸口者求字覓句之助。

俗云：“言為心聲”，它最能表現人情世態，性格舉止，所以我們就以“言語”為例。

有的人愛說話，議論多，有的人則說話少或不愛說話，于是就有：

- “千言萬語”（48回，P. 660）
- “七言八語”（25回，P. 354）
- “三言兩語”（67回，P. 952）
- “一言半語”（69回，P. 986）
- “你言我語”（9回，P. 137）
- “罕言寡語”（8回，P. 123）
- “不言不語”（95回，P. 1342）
- “一語不發”（43回，P. 598）

有的人很會說話，于是就有：

- “談吐有致”（15回，P. 199）
- “言語不俗”（3回，P. 37）
- “花言巧語”（69回，P. 981）
- “巧言花語”（73回，P. 1037）
- “甜言蜜語”（3回，P. 47）

言語是有聲的，于是就有：

“獠聲猜語”（87回，P. 1243）

“潑聲厲語”（65回，P. 931）

“嬌聲嫩語”（24回，P. 338）

“戾聲浪噪”（61回，P. 852）

言語往往離不開表情、態度、氣氛，于是就有：

“正言厲語”（78回，P. 1125）

“款語溫言”（20回，P. 285）

“軟語溫存”（5回，P. 91）

“言和意順”（5回，P. 96）

“語笑如痴”（35回，P. 484）

“語笑喧闐”（53回，P. 748）

“語言常笑”（3回，P. 50）

“語言常亂”（70回，P. 988）

“話語纏綿”（9回，P. 137）

“語薄言輕”（74回，P. 1051）

“言語傲慢”（4回，P. 64）

“語言遲慢”（77回，P. 1099）

“言語慷慨”（14回，P. 195）

“言語清楚”（15回，P. 199）

“言語安靜”（55回，P. 771）

“言語謹慎”（55回，P. 781）

有的人要說不敢說，或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于是就有：

“欲言不言”（81回，P. 1163）

“言語支吾”（115回，P. 1575）

無事生非愛扯閑話者有之，于是就有：

“閑言閑語”（71回，P. 1009）

“言三語四”（90回，P. 1286）

“流言混語”（9回，P. 135）

與言語、言談有關的還有：

“言語舉止”（2回，P. 33）

“言語志量”（21回，P. 290）

“言談舉動”（29回，P. 408）

“言語投機”（111回，P. 1533）

“舉止言談” (63回, P. 897)

“言談針綫” (78回, P. 1115)

爲了說明問題,不妨舉個例句,來看看這些以義相從的四字格其背後的容量是些什麼。我們拿夏金桂的“獠聲鴛語”和尤三姐的“潑聲厲語”作比較,就可以見出她們之間的性格差異來。夏金桂的性格是通過薛寶釵給黛玉的信中反映出來的,信中寫道: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獠聲鴛語,旦暮無休。(87回, P. 1243)

“獠聲鴛語”在小說裏是有披露的。第八十回寫道:“薛姨媽聽說,氣的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這裏說話,媳婦隔着窗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滿嘴裏大呼小喊,說的是些什麼!’薛蟠怕家丑外揚,急的直跺脚,可是夏金桂並不給婆婆和薛蟠留點情面,一不作,二不休,她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就賣了我。誰還不知道你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爲,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作什麼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的銀的也賠了,略有個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該擠發我了!’一面哭喊,一面滾揉,自己拍打。”(80回, P. 1156)

妒婦夏金桂的“大哭小喊”“滾揉”“拍打”,無異于潑婦罵街,這正是夏金桂的性格特點的表現,也是“獠聲鴛語”的具體內容,但是施之于“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的皇商薛家,似乎有失體統,然作者之筆,意在揭露薛家之罪惡。因此,“獠聲鴛語”不同于一般的潑婦罵街撒野,而是有着更深刻的社會內容的。當然妒婦金桂的風雷性格,作者在七十九回,事前已做了鋪墊與交待:“若論心中的丘壑經緯,頗步熙鳳之後塵”,“時常和丫鬢們使性弄氣,輕罵重打的。”“愛自己尊若菩薩,窺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79回, P. 1147)可見“獠聲鴛語”一詞所納的容量更爲深刻而具體。

“潑聲厲言”是尤三姐叛逆性格的寫照。第六十五回作者對此發揮得淋漓盡致,皆因賈珍,賈璉,賈蓉合伙串通一氣,拿尤氏姐妹權當粉頭飲酒作樂,激起尤三姐烈性暴發,放出手眼來,結果弄得賈珍,賈璉,賈蓉“竟無一點別識別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尤三姐潑聲厲言痛罵,是對玷污女性,貪淫戀色的賈家三個現世寶的有力回擊,是她爭取婚姻自主,女性獨立的表現。因此“潑聲厲言”一詞,也不等于一般的潑婦罵街,它閃爍着婦女爭取自立自存,反抗封建社會道德婚姻的思想光輝。可見“獠聲鴛語”與“潑聲厲言”的背後都有着極爲深刻的社會內容。

下面我們專就與人物性格特點有關的語言剖面,列表顯示:左邊是出場人物,右邊是四言的言語剖面,讀者如有興味,或可從中覓出更有意義的內容。

部分出場人物語言剖面表

出場人物	語言剖面
雨村	言語不俗 (3回, P. 37)
薛蟠	言語傲慢 (4回, P. 64)

寶玉	言語清楚 (15回, P. 199)
	甜言蜜語 (3回, P. 47)
	伶口俐舌 (78回, P. 1124)
迎春	言語遲慢 (77回, P. 1099)
探春	言語謹慎 (55回, P. 781)
	言語安靜 (55回, P. 771)
鳳姐	言語慷慨 (14回, P. 195)
	花言巧語 (68回, P. 963)
寶釵	罕言寡語 (8回, P. 123)
襲人	言語志量 (21回, P. 290)
	不言不語 (78回, P. 1116)
晴雯	言談針綫 (78回, P. 1115)
小紅	嬌聲嫩語 (24回, P. 338)
寶蟾	說嘴要强 (80回, P. 1153)
金桂	獠聲狠語 (87回, P. 1243)
多姑娘	淫態浪語 (21回, P. 296)
尤二姐	言語溫柔 (64回, P. 919)
尤三姐	潑聲厲言 (65回, P. 931)
岫烟	舉止言談 (超然如野鶴閑云; 63回, P. 897)
鶯兒	語笑如痴 (35回, P. 484)
黛玉	言語舉止 (另是一樣; 2回, P. 33)

據此而觀《紅樓夢》中的言言語語是何等豐富，何等生動，倘能分門別類蒐集，以義相從，自然觸類旁通，收獲可觀。運用語言剖面——四字格詞語，解釋《紅樓夢》的人物性格特點，這僅僅是諸多研究方法海洋中的一股細流，大海是不拒細流的。俗云：殊途而同歸。

從語言剖面的角度去觀察《紅樓夢》，就如同我們有了廣角鏡一樣，它自身便多了一個角度，也許就因為多了一個角度觀測，《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藝術特色愈見醇厚有味；愈能明乎其中的原委微妙之處。

〈注〉

- ① 陳從周『說園』(五)，見『書帶集』第73頁。
- ② 妙玉到大觀園櫺翠庵居住，是王夫人下請帖請來的。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做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紅樓夢』第17, 18回，第243頁)。
- ③ 妙玉出身高貴，“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同上)
- ④ 妙玉之所以要留在大觀園櫺翠庵，原因至少有兩個。一個自然是她師父臨時遺言，說她“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另一個原因則是作者通過岫烟之口，得知妙玉早年“在蟠香寺修煉”，岫烟與妙玉“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裏來。”(『紅樓夢』第63回，第897頁)從岫烟的話中，我們可以推測妙玉遠離家鄉，投到賈府來，多屬政治上的原因，此與賈府不無瓜葛；那“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的話正好是“衣食起居不宜回鄉”的注腳。至于說到“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那指的是妙玉的結局：“擇膏粱，誰承望流落烟花巷”(『紅樓夢』第1回，第18頁)“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第5回，第86頁)妙玉投奔賈府，接受供養，但隨着賈府的敗落，妙玉終於落得個“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的結局。
- ⑤ 寶玉喜的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閑雲，原來有本而來。”(第63回，第897頁)這“有本而來”的話，自然也包括妙玉在內，因為早年岫烟與妙玉為鄰，“賃的是她廟裏的房子”，“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可見妙玉出身不凡，本為閨閣名媛，帶髮修行是與政治上關礙之處分不開的。
- ⑥ 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見『紅樓夢研究參攷資料選輯』第二輯，第127頁。
- ⑦ 見『別林斯基論文學』第236頁。